



我們在清晨時分抵達這裡。

墨綠色的油加利襯着澄藍的天。

白蝴蝶們棲息在青色網球上，一隻不知名的黑鳥疾飛過四月底天空。

我們退回觀眾席上喘息、吸紙煙，灌可樂並涔汗下。晨光中秘密地傳播着一股室人的刈割后的草香，我們靜觀遠方着長裙的女人執紅花陽傘優雅地推動嬰兒車，穿過綠草茸茸的大地緩緩脫離我們的視域。

棒球場那邊不時傳來一陣陣男孩亢奮的呼聲和偶而幾句令人悸慄的犬吠。陳的女人出現在右方七里香灌木叢的小徑上，陳愉快地掀熄了煙站起身來。陽光、草地、女人、孩子和無知也許就構成了這世界大部分的幸福吧！陳和他的女人、孩子在樹蔭潔淨的草坪上嬉戲，在這個溫習記憶的季節裡。

大致說來這裡是一座浮動在土灰色城市的綠色島嶼，周圍植滿了高大的油加利木彷若編密的綠色欄柵。裡面有四時不謝虛榮的花塢、赤裸裸的芬芳，提供告罪、升天和慰藉的寺廟、教堂，彷彿是一座自給自足的封閉地域。我沿着七里香小徑走下去，一路上白屋紅瓦綠樹，冒出幾朵不知名的花朵荒塚般的小丘，捷安特小單車上的頑童正在練習單輪特技。我又回到睽違多日的湖岸，使我耽遊夢迴的地方。許是打球累了，我覺得好疲倦，恍惚間我躺下來了，我彷彿置身於口哨、掌聲和激烈的囂喊裡，蘆華和燈心草競長的彼岸，伊和一陌生男子並立在露天舞臺上，「小兄弟」們都藏形匿跡，通往彼岸的小舟擱淺、槳楫摧折，人們紛紛搭乘湖面上最後的雲朵匆匆離去。伊的臉容憂愁宛如一首哀短的悼文，那陌生男子正表演生吃蒼蠅、蟑螂的惡戲，

伊則愕立一旁抖慄，微欠着身用小白絹帕摀住小嘴。伊和我之間隔着迢遙的人群和掌聲，此刻，我願自己是個嫉惡如仇、英勇、正義的蝙蝠俠飛到伊身邊，怎奈扯破了喉嚨也喊不出聲，揮斷了臂伊也無法看見，兩條腿則癱瘓了似的不聽使喚……

雨不知何時開始細細地下了起來，湖面上賽跑的雲朵也消歟蹤跡。此時岸草切切細雨紛紛，我正籌備如何伸長我關切的觸角，釋放我久儲的如火如荼的愛。而我終是個不很積極甚或有點怯懦的男子，神社們俯身探問我的傷口咒詛我駕一艘痛苦的船隻在感覺之海折拗航行。至於我一籌莫展的觸角，須要刈草機的兀兀的心，還能說些什麼？雨像濃霧般又細又密地飄泊着，周遭的景緻漸漸褪色了，我彷彿站立在一座蕞爾底孤獨草原上。

許久，褪色的景緻又逐漸清晰了，一如淡入的畫面，再度我凝睇這座陌生的湖面。湖裡生機盎然，穹蒼倒映入湖底，翕張着嘴巴手掌大的金魚悠哉游哉，成群結隊五彩斑斕的孔雀魚在藍天巡航恍若翱翔作表演的飛機隊伍，正在作分裂活動成串的蛙卵，水面上敏捷移動的水蜘蛛們正活絡着筋骨呢。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曾發現的，現在我逐一地審視它們，想找出它們存在的奧秘和意義。

我想也許……我們携着子女來到廿一世紀的門檻，妳頻頻回顧，我們歷久彌堅的愛情啊！我們告別了那座恍如棄置的擴大機電晶體結構發射着惡光的城市，熄掉了診所招牌的燈光，最後定居於這座小小的綠色島嶼，這裡沒有病癟、猝死和罪惡，我適時適地的退休，使我成為祇能寫回憶錄和為島人祈福那種年齡的人。